

楚簡文字中的“枕”字

——兼談戰國文字中幾個从“白”之字

李家浩

在信陽長臺關楚墓竹簡遺冊所記隨葬物中，屬於卧具的“枕”字見於 2—23 號簡。我在 1996 年發表的《信陽楚簡中的“栳枳”》一文注⑥中說：“‘枕’的考釋，詳見另文。”〔1〕我在近年發表的《橫枳、竹枳、枳銘》一文注中，又重複了類似的話。〔2〕由於我生性疏懶，一晃整整二十年了，才動筆寫注中所說的“另文”，十分慚愧。不過在這二十年的時間裏，出土了一些跟“枕”字有關的新資料，學術界對古文字中的“枕”字及其相關之字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成果，使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更加深入。在此，擬對目前所見楚簡中的“枕”字加以討論，不妥之處，敬請專家批評指正。

—

長臺關楚墓竹簡遺冊 2—23 號的“枕”字凡兩見，爲了討論方便，我先把簡文釋寫於下，然後討論字形：

(1) □□□□ 錦曲裾。〔3〕 一錦終 A₁。一寢莞，一寢筵，屯結芒之純。

〔1〕李家浩：《信陽楚簡中的“栳枳”》，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研究》第二輯，第 9 頁，法律出版社 1996 年。原文漏一“詳”字。

〔2〕李家浩：《橫枳、竹枳、枳銘》，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二輯，第 14 頁注③，中西書局 2013 年。

〔3〕此處的“曲裾”二字和下文的“裾”字，從劉國勝先生釋讀。詳見劉氏：《楚喪葬簡牘集釋》第 6 頁，28 頁注釋〔129〕，科學出版社 2011 年。

六篋筵，屯錦純。一柿(桃)枳(枝)，錦純，錦縑。又爵、裾、A₂、枳(枝)，〔1〕皆〔2〕

釋文中 A₁、A₂所代表的字，原文筆畫都有不同程度的殘泐，把兩者結合起來看，可知它們是同一個字，僅寫法略有不同，A₁作上“枕”下“白”，A₂作左“木”右“沓”，可以分別與下錄楚簡文字 B₁、B₂比較：

B₁  上博竹簡《莊王既成》1 號〔3〕

B₂  包山竹簡司法文書 165 號〔4〕

A 與 B 不同之處，唯 A 从“木”，B 从“酉”而已。包山竹簡 B₂ 所从右半還見於同墓竹簡 C，凡五見，這裏選擇其中一個字形為代表：

C  包山竹簡司法文書 186 號〔5〕

下錄郭店竹簡《窮達以時》9 號之字右旁與上揭 B₂、C 右旁顯然是同一個字：

D  《郭店楚墓竹簡》第 27 頁

包山竹簡整理者把 B₂ 釋為“酌”，把 C 釋為“郤”；〔6〕郭店竹簡整理者把 D 釋為“沼”。〔7〕從字形來看，B₂、C、D 的右半跟王人甌和曾子伯沓盤銘文中一個从“宀”从“白”的“沓”當是同一個字：

E₁  王人甌 《殷周金文集成》00941 號

E₂  曾子伯沓盤 《殷周金文集成》10156 號

〔1〕關於簡文“寢莞”、“寢筵”、“篋筵”、“桃枝”和“枝”的釋讀，請看李家浩：《信陽楚簡“澮”字及從“夨”之字》，《中國語言學報》第一期，第 195—197 頁，1982 年；《信陽楚簡中的“柿枳”》，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研究》第二輯，第 1—5 頁。

〔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圖版一二六，文物出版社 1986 年。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二)葛陵楚墓竹簡 長臺關楚墓竹簡》圖版第 84 頁，文物出版社 2013 年。

〔3〕此字還見於《莊王既成》2、4 號。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第 63、65、67、242、244、246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饒宗頤主編，徐在國副主編：《上博藏戰國楚竹書字匯》第 702 頁，安徽大學出版社 2012 年。

〔4〕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第 1255 頁，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8 年。李守奎、賈連翔、馬楠：《包山楚墓文字全編》第 550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

〔5〕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第 625 頁。李守奎、賈連翔、馬楠：《包山楚墓文字全編》第 276 頁。

〔6〕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第 26、29、30 頁，文物出版社 1991 年；《包山楚墓》上册，第 358、361、362 頁，文物出版社 1991 年。

〔7〕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第 145 頁，文物出版社 1998 年。

按：戰國文字往往把類似“卍”形的部件變作“申”，〔1〕再變作“𠂔”，如戰國文字“帝”、“央”、“帚”、“束”、“泉”等字。〔2〕B₂、C、D的右半所从“尢”，即把E之類寫法的“尢”所从“一”移到“人”旁斜畫之下，並在橫畫之下又加一橫畫；D的右半所从“尢”，即在B₂、C所從的基礎之上的右上方又加一短橫。其演變序列如下所示：

𠂔 → 𠂔 → 𠂔

黃德寬、徐在國兩位先生認為B₂、C、D是“酖”、“邲”、“沈”三字的異體；〔3〕趙平安先生認為B₂是“醯”字的異體，把D隸定作左“彳”右“沓”，讀為“醯”。〔4〕黃、徐二氏是從字形來說的，趙氏是從字形和文意兩個方面來說的。僅就字形而言，黃、徐二氏的意見無疑是正確的。B₁與B₂顯然是同一個字的不同寫法，不同之處只是B₁將“酉”旁與“尢”旁並列寫在“白”旁之上，所以許多學者把B₁也釋為“酖”。據下文第四部分2所說，像B₁結構的“白”可以省去。此是其一。《逸周書·皇門》有“建沈人，非不用明刑”之語，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皇門》1號“沈人”之“沈”作左“水”右“沓”，其“沓”旁寫法與D所從相同。〔5〕類似這種寫法的“沈”字還見於上博竹簡《鬼神之明 融師有成氏》7號簡和清華竹簡《金滕》11號簡、《周公之琴舞》10號簡、《芮良夫毖》24號簡等。〔6〕此是其二。根據這兩點，可見“沓”確實是“尢”字的異體。“尢”字的異體从“白”作“沓”，猶下文第四部分所說的戰國文字“本”字異體从“白”作“沓”。據此，A₁當从“枕”从“白”，A₂當从“木”从“沓”，它們都是“枕”字的異體。所以，我在《信陽楚簡中的“柿枳”》、《橫枳、竹枳、枳銘》二文中把A徑釋作“枕”。

〔1〕我曾在一篇小文中指出，戰國文字一橫畫可以寫作二橫畫。見李家浩：《釋老簋銘文中的“漣”字——兼談“只”字的來源》，《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第246頁，中華書局2008年；黃德寬主編：《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 李家浩卷》第20頁，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

〔2〕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第17、63、70、129—130、248、411、416、438、520、603、609、669—670、691、823、1010、1089頁。

〔3〕黃德寬、徐在國：《郭店楚簡文字考釋》，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紀念文集》第104頁，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年；徐在國：《讀〈楚系簡帛文字編〉札記》，《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5期，第82、84頁；《新出楚簡文字考》第8、332、338頁，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

〔4〕趙平安：《釋“沓”及相關諸字——論兩周時代的職官“醯”》，《〈窮達以時〉第9號簡考論》，《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第126—127、240—247頁，商務印書館2009年。

〔5〕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册，第18、86頁，下冊，第164頁，中西書局2010年。

〔6〕饒宗頤主編，徐在國副主編：《上博藏戰國楚竹書字匯》第475頁。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第945頁。李學勤主編，沈建華、賈連翔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一叁）文字編》第919頁，中西書局2014年。

在此需要強調一下,自从我釋出長臺關竹簡 2—23 號中的“枕”字之後,承蒙一些學者如黃德寬、徐在國、趙平安、劉國勝、田河等先生不棄,贊同此說,〔1〕尤其是趙平安先生,他對古文字中的“𣎵”字和从“𣎵”之字作了比較全面、深入的研究,有許多好的見解。請大家參看他們的論著,有一些他們講過的問題,我在這裏就不多說了。

長臺關一號墓左後室,跟 1—696 號床同出土的有竹、木合製枕一件(1—715),長 60.4、高 13.3、寬 16.8 釐米。〔2〕劉國勝先生認為此枕可能就是簡文(1)所記的“一錦終枕”。

二

類似信陽長臺關竹簡遺冊 2—23 號寫法的“枕”字,還見於包山竹簡遺冊 260 號。簡文說:

(2) 一寢薦。一角枕。一竹枳(𣎵),錦寗(𣎵)。〔3〕

“角”下一字原文殘泐,從殘畫看,左半不甚清楚,但右半可以看出跟長臺關 2—23 號簡 A₂“枕”字和包山 165 號簡 B₂“𣎵”字的右半相似,也應該是“枕”字的異體。

“角枕”見於傳世文獻,指用角製作的或裝飾的枕。《詩·唐風·葛生》:“角枕粲兮,錦衾爛兮。”《周禮·天官·玉府》:“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枳。”司馬相如《美人賦》:“裊褥重陳,角枕橫施。”〔4〕“角枕”生者在齋戒時用,死者用於枕尸。《詩·唐風·葛生》毛傳:“齊(齋)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鞫而藏之。’”〔5〕

〔1〕黃德寬、徐在國:《郭店楚簡文字考釋》,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紀念文集》第 104 頁;《新出楚簡文字考》第 8 頁。趙平安:《釋“𣎵”及相關諸字——論兩周時代的職官“醢”》、《〈窮達以時〉第 9 號簡考論》、《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第 127、240—241 頁。劉國勝:《楚喪葬簡牘集釋》第 28 頁注釋[130]。田河:《談談楚簡中兩個從“只”的字》、《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輯,第 531 頁,中華書局 2010 年。

〔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第 43 頁。

〔3〕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圖版一一二;《包山楚墓》下冊,圖版二〇二。關於此簡“薦”、“枳”、“寗”三字的釋讀,詳見李家浩:《包山楚簡中的“枳”》、《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 李家浩卷》第 289—290、294 頁,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橫枳、竹枳、枳銘》,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二輯,第 10—15 頁;《戰國文字中的“寗”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第六輯,上冊,第 245—276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

〔4〕朱一清、孫以昭校注:《司馬相如集校注》第 81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6 年。

〔5〕見《禮記·內則》,文字略有出入。

《周禮·天官·玉府》鄭玄注：“角枕以枕尸。”孫詒讓《周禮正義》說：“蓋枕尸用齊(齋)時枕也。《既夕記》始死云設床第，設枕。《喪大記》沐浴之後云：‘設牀禭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彼枕皆即此角枕。”〔1〕從上引司馬相如《美人賦》文字來看，至少在西漢時期，平時寢卧也可以用角枕。

包山 2 號墓北室出土框形座枕一件(2：425)和盒形座枕一件(2：430)，〔2〕框形座枕的形制與長臺關 1—696 號枕相似。根據上文所引劉國勝先生的說法，長臺關 1—696 號枕即簡文(1)所記“錦終枕”，那麼盒形座枕疑是簡文(2)所記的“角枕”。包山竹簡遺冊部分有殘缺，框形座枕不見於現存的遺冊，大概是在缺簡之中。

三

“角枕”除了見於包山竹簡遺冊 260 號簡外，還見於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簡《孔子詩論》29 號簡：

(3) 《角枕》，婦。〔3〕

《角枕》之“枕”，從廖名春、許全勝、魏宜輝、王志平等先生釋讀，〔4〕原文作如下之形：

F 𠄎

此“枕”字跟長臺關 2—23 號簡“枕”字寫法不同，左半从“市”，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問題是右半如何釋寫。根據右半字形結構，可以有兩種釋法。一、“𠄎”字的異體。此是把“尢”旁所从“一”的左右兩豎寫到橫畫之上作“八”字形，並在“人”旁下方左右兩側各加一飾畫。二、“𠄎”字的異體。〔5〕《說文》說“𠄎”“从人在白上”。古文字“人”或在豎畫中間加一短橫作“千”字形，如楚簡文字“身”、“色”等字；又或在所从“人”旁左

〔1〕孫詒讓：《周禮正義》(王文錦、陳玉霞點校)第二冊，第 457—458 頁，中華書局 1987 年。

〔2〕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上冊，第 122、124 頁。

〔3〕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第 41、159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4〕參看劉信芳《孔子詩論述學》第 259—260 頁(安徽大學出版社 2003 年)和黃懷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詩論〉解義》第 139—143 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4 年)引。

〔5〕周鳳五先生懷疑 F 的右半是“𠄎”字之訛，見周氏：《〈孔子詩論〉新釋文及注解》，上海大學古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第 165 頁，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2 年。劉信芳：《孔子詩論述學》第 258 頁引。

右各加兩斜畫,如楚簡文字“備”、“光”等字。〔1〕 F 右半上部可能是將這兩種寫法糅合在一起的“人”。上古音“𠂔”屬匣母侵部,“尢”屬喻母四等侵部,〔2〕二字韻部相同,聲母相近,如从“𠂔”聲的“焰”、“閻”、“滔”即屬喻母四等,所以簡文此字可以讀爲“枕”。在以上兩種釋法中,我傾向第一種釋法。戰國文字“巾”旁往往寫作“市”,如“常”、“幃”、“布”、“帛”等字所从。〔3〕頗疑 F 所从“市”旁是作爲“巾”來用的。古代的枕或用絲織品做成,如錦枕之類,故 F 的“枕”字寫作从“市(巾)”。

上文第二部分說過,“角枕”見於《詩·唐風·葛生》“角枕粲兮”。《葛生》共有五章,“角枕粲兮”是第三章首句。有學者認爲簡文《角枕》是《葛生》篇的別名,即取第三章首句頭兩個字名篇。《葛生》是一篇悼念“予美”的詩。“予美”之“美”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指漂亮的男子,一種指美麗的女子。歷代學者多主張前者,近代少數學者主張後者。從《詩論》對《角枕》(《葛生》)的評語單用一“婦”字來看,似乎《詩論》的作者也主張後者,意思是說《角枕》(《葛生》)是丈夫悼念婦人之詩。

四

關於楚簡文字“枕”討論完畢,現在順便談談戰國文字中幾個从“臼”之字,其結構不是跟 A₁、B₁類似,就是跟 A₂、B₂類似。

1. 《古璽文編》第 112 頁第 4—5 欄收錄七個从“食”、从“欠”、从“臼”之字。此字大致有如下兩種寫法:

G₁  《古璽彙編》1826 號

G₂  《古璽彙編》0810 號

G₁上部从“飲”,下部从“臼”;G₂左半从“食”,右半从“𠂔”。我們過去曾對 G₂的字形進行過討論,認爲是“餗”字的異體,〔4〕現在看來是有問題的。G₁、G₂的結構分別跟“酖”的 B₁、B₂寫法相同,G 顯然應該是“飲”字的異體。這個“飲”字在璽印文字中用爲

〔1〕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第 744—746、766—767、811—812、873 頁。

〔2〕“𠂔”、“尢”二字上古音歸部,古音韻學家有不同意見,此從孔廣森、王念孫、王力等人歸部。參看陳復華、何九盈:《古韻通曉》第 381—382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7 年。按:該書是抄寫影印出版的,原文多把“𠂔”誤寫作“𠂔”。

〔3〕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第 721、722、723、725 頁。

〔4〕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墓鐘、磬銘文釋文與考釋》,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上册,第 553—554 頁考釋②,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人名：《古璽彙編》0503 號“王飲”、0810—0811 號“長(張)飲”、0988—0989 號“肖(趙)飲”、1826 號“史飲”、4018 號“鮮于飲”。《古璽彙編》0808 號“長(張)飲”與 0810—0811 號“長(張)飲”同名，但是 0808 號“飲”字不从“白”，可見把 G 釋為“飲”是可信的。

2. 《古璽彙編》第 486 頁“單字璽”類著錄的 5373 號之字作“𨔵”，从“白”从“𨔵”或“𨔵”之省。^{〔1〕}“𨔵”是《說文》“𨔵”字的古文，“𨔵”現在通行寫作“乘”。《陶文圖錄》著錄 4·113·1、4·113·3 二陶文作“𨔵”，从“白”从“𨔵”。何家興博士認為“𨔵”、“𨔵”是同一個字，^{〔2〕}甚是。“𨔵”字見於望山 M2 等楚簡，是車乘之“乘”的專字。“𨔵”、“𨔵”兩個字跟上面談到過的 B₁、G₁ 等的結構相同，當是“乘”字的異體。《古璽彙編》487 頁“單字璽”著錄的 5386 號“乘”字璽，似乎也可以證明這一點。“𨔵”字還見於《古璽彙考》著錄的一枚長方形朱文私璽，^{〔3〕}用為姓氏。古代有乘氏。《通志·氏族略》第三“以字為氏”類“乘氏”下引《風俗通》佚文說：“楚大夫子乘之後，以王父字為氏。又乘睢，古賢人，見《世本》。漢有煮棗侯乘昌。又有乘和，治《易》，為博士。”

3. 在戰國文字中，有一個作上“歆”下“白”之字(H₁)，另有一個作上“音”下“白”之字(H₂)，H₂可能是 H₁的簡體。H₁見於曾侯乙墓磬下·7 號等、包山竹簡 151 號、郭店竹簡《語叢四》19 號、上博竹簡《周易》33 號《睽》卦六五爻辭和《吳命》5 號。^{〔4〕} H₂見於清華竹簡《良臣》10 號。^{〔5〕} H₁作為偏旁，與“水”旁組成另一個字。這個字的“水”旁，橫寫在“白”之下或“歆”與“白”之間(H₃)，或寫在“歆”之下，省去“白”(H₄)。^{〔6〕} H₃見於包山竹簡 96 號、郭店竹簡《老子》甲組 22 號，H₄見於包山竹簡 98 號、137 號反、139 號反。上博竹簡《周易》33 號 H₁在馬王堆帛書《周易》作“筮”，傳本《周易》作“噬”。郭店楚簡《老子》甲組 22 號 H₃在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作“筮”，傳本《老子》作“逝”。郭店竹簡《語叢四》H₁用為動詞，包山竹簡 H₃、H₄用為地名，孟蓬生先生據郭店竹簡《老子》甲組 H₃的用法，把它們分別讀為“噬”和“澁”。^{〔7〕} 於此可見，“歆”及其所从聲旁“音”當與“筮”或“逝”音同或音近。上博竹簡《吳命》5 號簡

〔1〕參看羅福頤主編：《古璽文編》第 120 頁“乘”條，文物出版社 1981 年；吳振武：《〈古璽文編〉校訂》第 64—65 頁[一一四]條，人民美術出版社 2011 年。

〔2〕何家興：《戰國文字分域研究》上編，第 54 頁，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 年。

〔3〕施謝捷：《古璽彙考》下冊，第 323 頁，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

〔4〕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上冊，第 582 頁，圖二四·9。饒宗頤主編，徐在國副主編：《上博藏戰國楚竹書字匯》第 660 頁。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第 677 頁。

〔5〕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上冊，第 16、97 頁，下冊，第 158 頁。

〔6〕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第 949 頁。

〔7〕孟蓬生：《郭店楚簡字詞考釋》，《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第 406—407 頁，中華書局 2002 年。

說：“H₁敢居我江濱。”疑“H₁敢”應該讀為反詰詞“奚敢”。雖然上古音“筮”屬禪母月部，“奚”屬匣母支部，但是古代禪、匣二母和月、支二部字音有關，可以通用。例如《文選》卷一九宋玉《高唐賦》“有方之士，羨門、高谿”，李善注指出，“高谿”即《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之“高誓”。“谿”从“奚”得聲，“誓”、“逝”同音，都从“折”得聲。曾侯乙墓磬下·7號等 H₁ 在同墓鐘銘中作从“卩”、“音”聲或从“水”、“音”聲，用作音名前綴，表示比同音名低一至二個八度，與“大”的含義相近。^{〔1〕} 據《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之“逝”，郭店竹簡《老子》甲組 22 號簡作 H₃，疑曾侯乙墓鐘磬銘文之字也應該讀為“逝”。清華竹簡《良臣》9—10 號簡說：“子產之師：王子伯願、肥仲、杜 H₂……”“杜 H₂”是“子產之師”，不見於傳世文獻，整理者把 H₂ 讀為“逝”，大概是根據郭店楚簡《老子》甲組 H₃ 在傳本《老子》作“逝”而定的，不一定符合簡文的實際讀法。

4. 戰國行氣玉銘“天其杳(本)在上，地其杳(本)在下”之“杳”，舊釋為“春”。陳邦懷先生分析此字上从“本”，下从“白”，實為“本”字。陳氏說：“《說文解字》：‘本，从木，一在其下。𣎵，古文。’段玉裁注說：‘从木，象形也，根多竅，似口，故从三口。’段說是對的。杳，因根竅似白，故从白，這與𣎵从三口意思是一樣的。《莊子·齊物論》裏有這樣一段文字‘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圍、似臼、似洼者、似污者’，可引來解釋杳、𣎵的字形。”^{〔2〕} 像行氣玉銘一樣將“本”寫作“杳”，還見於戰國竹簡文字。^{〔3〕} 把“杳”和以上所說从“白”諸字放在一起來看，其實“杳”所从“白”旁並沒有什麼奧義。

5. 上博竹簡《天子建州》甲本 12 號簡和乙本 11 號簡，有一個相同的字作“皙”，从“祈”从“白”，在簡文中用為“祈”：“故見禡而為之皙(祈)，見窾而為之內。”^{〔4〕}

6. 清華竹簡《說命下》3 號簡有一個字作“𣎵”，从“脂”从“白”。^{〔5〕} 3 號簡原文

〔1〕參看崔憲：《曾侯乙編鐘鐘銘校釋及其律學研究》第 8 頁、28—29 頁注釋〔2〕，人民音樂出版社 1997 年。

〔2〕陳邦懷：《戰國〈行氣玉銘〉考釋》，《古文字研究》第七輯，第 188—189 頁，中華書局 1982 年；《一得集》第 130—131 頁，齊魯書社 1989 年。

〔3〕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第 360 頁，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第 543 頁。

〔4〕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第 138、153、330、338 頁。關於此句文字的釋讀，請參看汪奇超《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天子建州〉集釋》（二三）引曹錦炎、楊華說，丁四新、夏世華主編：《楚地簡帛思想研究》第四輯，第 239 頁，崇文書局 2010 年。

〔5〕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上册，第 6、45 頁，下冊，第 128 頁。

說：“王曰：說，既亦誓（詣）乃服，勿易俾越。”整理者把“誓”讀為“詣”，甚是。“脂”、“詣”二字都從“旨”得聲，故可通用。

7. 清華竹簡《良臣》2—3 號簡有一個人名用字作“喜”，從“真”從“白”，〔1〕“真”的寫法與曾侯乙墓竹簡甲冑之“甲”的單位量詞之字所從“真”近似。〔2〕竹簡原文說：“文王有閔夭、有泰喜（顛）。”整理者把“喜”讀為“顛”，甚是。“顛”從“真”得聲，故可以通用。

8. 戰國陶文有一個字作“𦉳”，從“巢”從“白”，〔3〕“巢”旁原文作“桌”字形，與望山 1 號楚墓 89 號竹簡“王孫巢”之“巢”和上博竹簡《孔子詩論》10、11、13 號簡“鵲櫟”之“櫟”所從“巢”寫法相同，〔4〕何琳儀先生、徐在國先生把此陶文所從“桌”也釋為“巢”，〔5〕甚是。此是單字璽印打印的陶文，無義可說。戰國陶文還有一個單字作“齊”下從“白”，〔6〕與“𦉳”結構相同。

9. 戰國銅器銘文有一個左半作“鳥”右半作“凡”下“白”，〔7〕其結構與 B₂ 寫法的“酖”和 G₂ 寫法的“飲”相同，何家興博士認為是“鳳”字，〔8〕可從。《說文》說“鳳”從“鳥”、“凡”聲。這種寫法的“鳳”字凡兩見：三十年鹿令鼎“視事鳳”，十六年喜令戈“喜令韓鳳”，都用為人名，唯後者冠有姓氏。

根據以上所說，把這部分所說諸從“白”之字和第一部分所說諸從“白”之字結合起來看，不難看出這些字從“白”與不從“白”不別。這跟戰國文字中某些從“口”與不從“口”之字不別〔9〕情況相同，值得注意。

〔1〕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上册，第 16、94 頁，下冊，第 157 頁。

〔2〕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上册，第 512 頁考釋⑦。

〔3〕高明：《古陶文彙編》3·861—3·862 號，中華書局 1990 年。

〔4〕湖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望山楚簡》第 35 頁，第 98 頁考釋〔七五〕，中華書局 1995 年。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第 22、23、25、139、141、142 頁。關於《孔子詩論》“櫟”字的釋讀，請參看黃德寬、徐在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孔子詩論〉釋文補正》，《新出楚簡文字考》第 91 頁。

〔5〕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下冊，第 1552 頁，中華書局 1998 年。徐在國：《古陶文字釋叢》之八，黃德寬主編：《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 徐在國卷》第 79 頁，安徽大學出版社 2013 年。

〔6〕高明：《古陶文彙編》3·1017—3·1019 號。

〔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二冊，02527 號，第七冊，11351 號，中華書局 2007 年。

〔8〕何家興：《戰國文字分域初編》上册，第 483 頁，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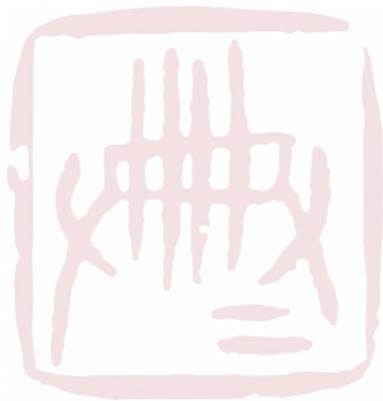
〔9〕參看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第 217—218 頁，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附記：

最近翻閱黃德寬先生等著《古漢字發展論》一書，該書第六章第一節“戰國文字的形體演變”談“增繁”時，提到“加‘白’”，所舉的字例就有本文所說的“皙”、“杏”、“馨”，此外還有“𦍋”，〔1〕大家可以參看。

2016年4月10日

(李家浩 安徽大學中文系 教授)



〔1〕黃德寬等：《古漢字發展論》第326頁，中華書局2014年。按“𦍋”是《說文》“牙”字的古文，從“牙”從“齒”字古文“𦍋”，與“白”無關。